

台灣海陸客語的完整體*

遠藤雅裕

日本・中央大學

海陸客語表有關完整 (perfective) 的體貌時, 用三種方式: 一是用動詞後置成份「 $t^h e t^5$ 」(完結體); 二是用句末成份「 $l e^{53}$ 」(完成體); 三是無專職標記(完整體)。

「 $t^h e t^5$ 」是動詞後置的完結體 (completive) 標記, 表示動作的結束以及實現。這個標記是一個保留實詞義而尚未徹底語法化的動相詞 (phase)。

「 $l e^{53}$ 」是表完成體 (anterior) 且表情態的句末標記, 相當於標準華語的句末成份「了」。和「 $t^h e t^5$ 」相比, 這個標記更加語法化, 是一個專職標記。標準華語的「了」的詞義是「界限達成」, 「完成」或「實現」的詞義由語境而產生 (劉綺紋 2006)。海陸客語的「 $l e^{53}$ 」也具有這種特色。

最值得關注的是沒有任何專職標記而表示完整體的句子。這種句子必須要有表示內在終點 (telic) 的語詞。類似的現象亦可零星見於其他南方漢語之中。可以說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

關鍵詞: 海陸客語、完整體、界限

1. 前言

對於客語的體貌 (aspect) 已有不少學者做過研究, 但是總的來說不如標準華語那樣既深入又全面。體貌大致可分為兩種: 一是完整體 (perfective), 一是非完整體 (imperfective)。筆者已對海陸客語的非完整體做過較為深入的分析 (遠藤 2007)。此次擬探討台灣海陸客語表完整的方式。

據我調查研究, 海陸客語表有關完整的方式有三種: 一是用動詞後置成份

* 本文是獲得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補助金 (平成 21 年度基盤研究 C 一般、課題番號: 21520449) 資助而進行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文承蒙審查委員提出寶貴的建議, 並據此加以修改。在此謹表謝意。因筆者力不從心, 文中恐猶有不足之處。這當然是由筆者負責。

「 $t^{h}et^{5}$ 」；二是用句末¹成份「 le^{53} 」；三是不加任何專職標記。

「 $t^{h}et^{5}$ 」是動詞後置的完結體（completive）標記，在句中位置和功能上接近標準華語的動詞後置成份「了」，表示動作結束以及實現。但是這個標記沒有標準華語的「了」那麼穩定，其涵蓋範圍也沒有「了」那麼廣泛。因為與「 $t^{h}et^{5}$ 」有聚合（paradigmatic）關係的還有「過」、「飽」、「到」、「好」等，²不用「 $t^{h}et^{5}$ 」也可表示有關完整的體貌。「 $t^{h}et^{5}$ 」還可以形成可能補語述補結構。總而言之，「 $t^{h}et^{5}$ 」尚未徹底語法化成為一個專職的體貌標記，是一個保留動詞義「去除」或「消失」的「唯補詞」（劉丹青 1996）或者是動相詞（phase）。

「 le^{53} 」³表完成體（anterior / perfect）且表情態的句末標記，相當於標準華語的句末成份「了」，是專職的體貌標記。標準華語的「了」，不論是動詞後置（以下簡稱為「動後」）的還是句末的，其詞義都是「界限達成」，「完成」或「實現」的意義，是由語境而產生的（劉綺紋 2006）。⁴因為海陸客語的「 le^{53} 」基本上與標準華語的「了」平行，所以可以推測海陸客語的「 le^{53} 」也具有這種語法特色。就是說，它與句末「了」相同，也兼具體貌標記功能和情態標記功能。這個「 le^{53} 」和「 $t^{h}et^{5}$ 」可以在一個句子中同時出現。

值得關注的是，標準華語用動後「了」時，海陸客語在某種情況下不需要任何體貌標記。但這時該句子之中另有表示內在終點（telic）的語詞。這種特色在其他客語中是罕見的。

本文將介紹一下筆者在海陸客語的田野調查⁵中得到的材料，然後主要參

¹ 本文為了方便起見，把「語氣或思緒停頓之後」這個位置簡稱為「句末」。

² 要表動作完結時，除了「 $t^{h}et^{5}$ 」以外還可用其他的結果補語成份，如「好 ho^{35} 」「束 sot^{5} 」「飽 pau^{35} 」「過 ko^{21} 」等。例如：大約加一下仔□(si^{33})食{好/束/飽}了。(大約再過一會兒就吃完了。); 我食過茶了，還嘴渴。(我喝了茶了還渴。)。這種情況與閩南語是平行的（Chappell 1992、連金發 1995）。

³ 海陸客語的不少次濁上聲字歸入陰平（53 調）。因此可將「 le^{53} 」的本字擬定為「了」。「了」字還可唸作 $liau^{35}$ （上聲）。可能前者為白話音，後者為讀書音。

⁴ 「〈界限達成〉の操作は、アスペクト領域においては、〈事態における限界の在り方に応じて、その自体の開始点や終結点という意味での限界の限界達成を遂げるという操作〉である。そこで、開始点という限界に到達すると「実現」という意味効果が現れ、終結点という限界に到達すると「完了」という意味効果が現れるのである。」（「界限達成」の操作，在體貌領域中，意味著根據事態本身的特色，到達起始點或終結點等界限。到了起始點會出現「實現」的意義效果，到了終結點會出現「完成」的意義效果。）（劉綺紋 2006: 51）

⁵ 田野調查是自 2005 年 5 月至 2006 年 3 月在新竹縣六家國小斷斷續續進行的（後來 2008 年 9 月做了補充調查）。合作人是退休國小老師詹智川先生。詹老師是新竹縣新埔人，1939

考劉綺紋(2006)對標準華語「了」的分析以及 Bybee 等(1994)的體貌定義，⁶ 對此材料加以初步的分析，並探討一些南方漢語表有關完整的方式。

2. 文獻回顧

對於台灣客語次方言的表完整的標記，不少學者已做過研究，但是其分析結果在形式和句法功能上不是相同的，而是彼此稍有出入的。現在為了方便起見，主要根據 Bybee 等(1994)的研究，將這些有關完整體(完結體、完成體、完整體等)的標記統稱為「完整系列體貌標記」。

對於這些標記有兩種看法：一是有動詞後置標記說(羅肇錦 1988、⁷ 鍾榮富 2004、江敏華 2007 等)；一是無動詞後置標記說(葉瑞娟 2004)。前者的標記有「t^{het}2」(北部四縣：羅肇錦 1988)、「het³」(南部四縣：鍾榮富 2004)或「p^{het}31」(東勢客語：江敏華 2007)等。據羅肇錦(1988)的記載，北部四縣客語的標記有兩種，就是「t^{het}2 le²⁴」和「le²⁴」。其中共有的語素是「le²⁴」。這個語素都出現在句末，如：

(1) 歸坵田(就)蒔□(了)。

kui¹¹ k^{hiu}24 t^{hien}11 tsu⁵⁵ si⁵⁵ t^{het}2 le²⁴

整塊田都插好秧了。(羅肇錦 1988:151)

南部四縣和東勢客語也有類似於北部四縣「le²⁴」的成份，分別為「le³³」和「le³³ / lio³³」(把這類標記簡稱為 LE)。鍾榮富(2004)指出南部四縣的「le³³」是句子層次的標記(就是句末成份)，而不是動詞附加成份。東勢客語的「le³³ / lio³³」亦有類似的特點，都出現在動詞詞組之後(江敏華 2007:8)。因此可以說

年出生。此次承蒙詹老師的熱心協助，在此謹致謝忱。語料主要來自這次調查。除此之外，還利用了《一日一句客家話—客家老古人言》(臺北市政府民政局，2000)中海陸客語的材料。

⁶ Bybee 等(1994)的完整系列體貌(完結體、完成體、完整體)的定義如下：完結體(**completive**)表示事態徹底完畢；完成體(**anterior**)表示事態在參照點之前發生而涉及到參照點，可以跟過去、未來等時態標記一起使用；完整體(**perfective**)表示事態是有界的，敘述連續的個別事態時使用。他們還提出了完整體系列語法化途徑的假說。按由語法化程度低到高的順序將這三種標記排列如下：完結體 > 完成體 > 完整體。本文把這些體貌標記叫做「完整系列體貌」。

⁷ 羅肇錦先生指出動詞後置成份表「時態(**tense**)」。但是正如葉瑞娟(2004)指出的那樣，這不是表時態，而應該是表體貌(**aspect**)。

LE 類標記不是動詞後置成份，而是屬於句子結構外層的句末成份，與標準華語的動後「了」不是平行的。LE 的問題以後再討論。現在看一下「 $t^{h}et^{2}$ 」類標記（把這類標記簡稱為 THET）。⁸ 根據鍾先生的分析，THET 類標記是唯一的完整系列體貌標記，而羅先生則認為，THET 類不是穩定的完整系列體貌標記。難以判斷到底哪一方的看法較為妥當。

葉瑞娟（2004）把客語的完整系列體貌和標準華語的動後「了」做了對比分析，指出客語⁹ 相對應的標記是「 \emptyset 」（零標記）。換言之，客語沒有動後的專職標記。她的這一觀點具有很大的啟發性。遺憾的是葉瑞娟（2004）沒有指出其原因。設定零標記是可以的，但是這個零標記只是從和標準華語對比中分析出來的，而不是客語的句子本身具有這個零標記。一個語言的語法系統本來應該是自律的，因此我認為應該是句子本身擁有完整的體貌。

對於句末 LE，有兩種看法：一是表完成（羅肇錦 1988、¹⁰ 徐兆泉 2001），一是表變化（葉瑞娟 2004）。¹¹ 我基本上同意葉瑞娟（2004）的看法。LE 和活動類（activity）以及完結類（accomplishment）語素一起出現時，起始或完結兩種解釋都可以（葉瑞娟 2004:280）。¹² 就情境動貌（situation aspect）來看，給活動類動詞或動詞詞組加上「了」（如：吃飯了），會有兩種解釋：一是動作的起始；一是動作的完畢。一般來說，放在句末的語氣詞承擔情態的功能。因此「了」也會發展為兼具情態的成份（如：太多了）。句末 LE 與標準華語基本上平行，因此 LE 也應該表示「界限達成」（變化），而不會是光表示完成。

⁸ THET 一般用「忒」字來表示，但其本字尚未得出結論。楊時逢（1957:122）認為「 $t^{h}et^{5}$ 」是「掉」的白話音。房子欽（2008）參考了吳語的完整體標記「脫」等，對此提出了本字為「脫」字之說。

⁹ 葉瑞娟（2004）的語料是新竹縣新埔鎮內立里雲東以及雲南地區的客語（兼具四縣和海陸客語的特色）。

¹⁰ 羅肇錦（1988）所提的例句中還有其他的標記。這個標記是「 e^{11} 」，如， $seu^{55} hi^{31} loi^{11} e^{11}$ 笑起來（了）。梅縣客語也有類似的標記「欵 e^{22} 」（林立芳 1996: 35）。這個標記也表示完成或實現。在筆者的海陸客語調查中沒有發現與此相應的語素。以後要繼續調查。

¹¹ 東勢客語的「 le^{33} / lio^{33} 」表示完成體、起始體、已然體、將然體（江敏華 2007）。

¹² 劉綺紋（2006: 93）對標準華語「了」做出相同的解釋。她指出，標準華語的「了」（無論是動詞後置抑或是句末）表示「界限達成」。事態的起始點（initial endpoint）和終結點（final endpoint）都是時間上的界限（endpoint），所謂變化是在時間領域狀態過渡後，到達起始點或終結點。到了起始點就出現「起始」的含義，而到了終結點就出現「完畢」的含義。

3. 海陸客語的完整系列體貌標記

下面根據我所進行的田野調查分別介紹一下海陸客語的完整系列體貌標記「 $t^{h}et^{5}$ 」和「 le^{53} 」的情況。¹³

3.1. 「 $t^{h}et^{5}$ 」

「 $t^{h}et^{5}$ 」是動詞後置的完結體（completive）標記，表示動作徹底完畢以及實現。這個標記是一個保留實詞義而尚未徹底語法化的動相詞（phase）。

「 $t^{h}et^{5}$ 」雖然保留著實詞意義，但是不能單獨做謂語，均為動詞後置成份，表示「去除」義或「消失」義，也表示前項動詞或動詞詞組所表示的動作、狀態的完成或實現。

- (2) 粉牌頂個字□(擦)掉佢。

$fun^{33-35} \text{ phai}^{55} \text{ taŋ}^{35} \text{ kai}^{21} \text{ si}^{33} \text{ t}^{h}ut^{5-32} \text{ t}^{h}et^{5} \text{ ki}^{55}$

擦掉黑板上的字。

- (3) □(把)□(那)煙頭□(踩)掉。

$lau^{53} \text{ kai}^{55} \text{ ʒan}^{53} \text{ t}^{h}eu^{55} \text{ t}^{h}io^{21} \text{ t}^{h}et^{5}$

把煙頭踩滅。

- (4) 食掉□(這)碗飯。

$ʃit^{32} \text{ t}^{h}et^{5} \text{ lia}^{55} \text{ von}^{35} \text{ p}^{h}on^{33}$

吃完這碗飯。

- (5) □(把)□(這)本書看掉。

$lau^{53} \text{ lia}^{55} \text{ pun}^{35} \text{ ʃu}^{53} \text{ k}^{h}on^{21} \text{ t}^{h}et^{5}$

把這本書看完了。

- (6) 同□(這)門關掉。

$t^{h}uŋ^{55} \text{ lia}^{55} \text{ mun}^{55} \text{ kuan}^{53} \text{ t}^{h}et^{5}$

把門關上。

- (7) 佢看啊看，慢慢仔目珠合起來睡掉了。

$ki^{55} \text{ k}^{h}on^{21} \text{ na}^{33} \text{ k}^{h}on^{21}, \text{ man}^{33} \text{ man}^{33} \text{ n}^{55} \text{ muk}^{5-32} \text{ ʃu}^{53} \text{ hap}^{32} \text{ hi}^{35} \text{ loi}^{55} \text{ ʃoi}^{33}$
 $\text{t}^{h}et^{5} \text{ le}^{53}$

他看著看著慢慢地閉上眼睛睡著了。

¹³ 本文暫時不討論「 $t^{h}et^{5}$ 」和「 le^{53} 」的本字問題。在漢字例句中的「掉」和「了」是臨時用的，因此加上了橫線。

(8) 佢講掉半日，還冇講清楚。

ki⁵⁵ koŋ³⁵⁻³³ t^het⁵ pan²¹ ŋit⁵, han⁵⁵ maŋ⁵⁵ koŋ³⁵⁻³³ t^hin⁵³ t^hu³⁵

他說了半天還沒有說清楚。

例句(2)(3)是「去除」或「消失」義。例句(4)表示「消失」義，也可以表示動作徹底完畢。例句(5)表示動作的完畢。例句(6)(7)表示動作實現。例句(8)表示動作的完成。

「t^het⁵」亦可放在動詞性詞組的後邊。

(9) 唔見掉。

m⁵⁵ kien²¹ t^het⁵

不見了。

(10) 我打爛掉一隻碗。

ŋai⁵⁵ ta³⁵⁻³³ lan³³ t^het⁵ zit⁵⁻³² ŋak⁵ von³⁵

我打破了一個碗。

(11) 聽到阿媽發病，緊張到會死，睡也睡唔得掉。

聽到媽病了，緊張得要死，睡也睡不好。(《一日一句客家話》¹⁴)

例句(10)和(11)中的「t^het⁵」都在述補結構的外層。因此可以說「t^het⁵」不是單純的補語成份。就例句(10)而言，把「t^het⁵」刪掉也可成句(參看例句(28))。那麼，句子有「t^het⁵」與否有什麼不同之處？如上所述，「t^het⁵」具有「消失」義。由此衍生「徹底完畢」義。比如，例句(4)強調「這一碗飯全吃掉」。因此可以說例句(10)也表示「貫徹打破一個碗這個動作」之意。與後述的例句(28)相比，其動作對象(碗)受到的影響也會更徹底。例句(11)的「睡唔得掉」的結構是「V 唔得 t^het⁵」。雖然這個格式的意思和如下所示的「V 唔 t^het⁵」格式(如「睡唔掉」)幾乎相同，但其結構畢竟是不同的。按理說，形式不同則其意義也不同。「睡唔得掉」和「睡唔掉」應該是不同的，故把例句(11)列入於此。

「t^het⁵」可形成「V 唔 t^het⁵」格式的可能補語述補結構，如：

(12) □ (這)件事情我做唔掉。

lia⁵⁵ k^hen³³ si³³ t^hin⁵⁵ ŋai⁵⁵ tso²¹ m⁵⁵ t^het⁵

這件事我做不完。

¹⁴ 引自《一日一句客家話》時，不加國際音標，並稍改動用字，以便討論。

(13) 一輛車仔載唔掉三千斤麥仔。

ʒit⁵⁻³² lion⁵⁵ ɸha⁵³ ə⁵⁵ tsai²¹ m⁵⁵ t^het⁵ sam⁵³ ts^hien⁵³ kin⁵³ mak³² gə⁵⁵

一輛車裝不了三千斤麥子。

如上所述，在詞義上，從接近實詞的「去除」義或「消滅」義到接近虛詞的「實現」義，「t^het⁵」的涵蓋領域十分廣。

參考連金發（1995）提出的動相詞定義來判斷，「t^het⁵」不是專職體貌標記而是動相詞。「t^het⁵」可形成可能補語形式（例句(12)(13)）。它和「le⁵³」同時出現，因為「t^het⁵」接近動詞，在句子結構的內層，而「le⁵³」屬於外層，互相沒有聚合關係（參看例句(7)和 3.3）。除了「t^het⁵」外，表動作徹底完畢或實現的動相詞有幾個聚合系列（「過」、「飽」、「到」、「好」等）。如上所示，「t^het⁵」還保留實詞義。因此可以認為：「t^het⁵」應該是處在語法化成為專職體貌標記的過程中。¹⁵

3.2. 「le⁵³」

句末成份「le⁵³」是完成體（anterior）標記，基本上與標準華語的句末「了」平行。在這次調查中沒有找到句中「le⁵³」的例子。與「t^het⁵」相比較，「le⁵³」的語法化程度相對更深。

(14) 佢來敲門□(那)下我已經睡了。

ki⁵⁵ loi⁵⁵ k^hok⁵⁻³² mun⁵⁵ kai⁵⁵ ha³³ ŋai⁵⁵ ʒi⁵⁵ kin⁵³ ʃoi³³ le⁵³

他來敲門的時候我已經睡了。

(15) 鹽我買了，糖無買。

ʒam⁵⁵ ŋai⁵⁵ mai⁵³ le⁵³, t^hoŋ⁵⁵ mo⁵⁵ mai⁵³

鹽我買了，糖沒買。

(16) 雪一落地□(就)融了。

siet⁵ ʒit⁵⁻³² lok³² t^hi³³ si³³ ʒuŋ⁵⁵ le⁵³

雪一著地就化了。

(17) 我翕相了。

ŋai⁵⁵ hip⁵⁻³² sioŋ²¹ le⁵³

我照(了)相了。

¹⁵ 據項夢冰（1997）的報告，「t^het⁵」在形式與詞義上類似於福建連城客語的「撤 p^hie³⁵」。

(18)佢發病有四隻月了。

ki⁵⁵ pot⁵⁻³² p^hian³³ ziu⁵³ si²¹ f^hak⁵ ŋiet³² le⁵³

他病了有四個月了。

(19)水無落了。

fui³⁵ mo⁵⁵ lok³² le⁵³

雨不下了。

(20)愛好天了。

oi²¹ ho³⁵⁻³³ thien⁵³ le⁵³

天要晴了。

(21)忒多了。

thet³² to⁵³ le⁵³

太多了。

「le⁵³」基本符合劉綺紋（2006）所分析的標準華語句末「了」的情況。例句(14)(15)(16)(17)是動後也是句末的「le⁵³」。參考劉綺紋（2006）的分類，¹⁶ 可以把這些例句的情境類型（situation type）作如下區分：(14)「睡」是活動類，這個句子表實現；(15)「買」是變化性的完結類、(16)「融」是變化性的點狀類，兩者均表完成。例句(17)，標準華語無論是說「照相了」還是說「照了相了」，海陸客語都用一個形式說「翕相了」。「照相」也好，「翕相」也好，這個事態應該是變化性的完結，加上「了」或「le⁵³」表動作完成。¹⁷ 例句(18)(19)是狀態類的事態，與標準華語「了」相同，有出現新的情況的含義。這也算是變化，是劉綺紋（2006）所說的「界限達成」。例句(20)表示未然的變化。承擔「將然」義的是「愛」，「le⁵³」只表「界限達成」。例句(21)是一種程度表現。標準華語的「了」可承擔「基準達成」¹⁸ 的功能。因此可以類推「le⁵³」也承擔此功能，

¹⁶ 劉綺紋（2006: 17）把情景類型分為六種；靜態（stative）、活動（activity）、不變化性的完結（unchanged accomplishment）、變化性的完結（changed accomplishment）、不變化性的點狀（unchanged punctual）、變化性的點狀（changed punctual）（英語是由筆者譯）。

¹⁷ 標準華語的句末「了」亦可表示動作的起始。但海陸客語則不然，只能表示動作的完成；如「食飯了」只表示「已經吃飯了」的意思。如果標準華語的「了」和海陸客語的「le⁵³」有著同源關係，都來自動詞「了」的話，可以說海陸客語「le⁵³」還保留著動詞的完了義，其語法化速度慢於標準華語。

¹⁸ 「〈基準達成〉は〈心的領域における限界達成〉であり、〈変化〉は〈時間領域における限界達成〉なのである。」（「基準達成」是「心理領域的界限達成」，而「變化」是「時間領域的界限達成」。）（劉綺紋 2006: 166）

該句子表達「多」已經達到了說話者所設定的基準這樣的主觀認定。

之所以把海陸客語的「le⁵³」分類為完成體標記，是因為「le⁵³」有表示事態涉及到參照點的功能。¹⁹ 如，例句(22)「食兩碗板條」是已然，但這個事態涉及到說話時間。例句(14)(18)(19)也是如此。

(22)佢食兩碗板條了，還想愛食加兩碗。

ki⁵⁵ ʃit³² lion³⁵ von³⁵ pan³⁵⁻³³ thiau⁵⁵ le⁵³, han⁵⁵ sion³⁵⁻³³ oi²¹ ʃit³² ka⁵³ lion³⁵
von³⁵

他已經吃了兩碗板條了，還想吃兩碗。

3.3. V+thet⁵(+NP)+le⁵³

「thet⁵」與「le⁵³」可以同時使用，形成「V+thet⁵(+NP)+le⁵³」的格式。²⁰

(23)佢□(們)走掉了，我正做得坐下來做自己個事。

ki⁵⁵ teu⁵³ tseu³⁵⁻³³ thet⁵ le⁵³, ɲai⁵⁵ ʃaŋ²¹ tso²¹ tet⁵ tʰo⁵³ ha⁵³ loi⁵⁵ tso²¹ tsit³²
ka⁵³ kai²¹ ʃe³³

他們走了我才能坐下來做自己的事。

(24)飯□(與)菜冷掉了，暖燒來正食。

pʰon³³ lau⁵³ tʰoi²¹ laŋ⁵³ thet⁵ le⁵³, non⁵³ ʃau⁵³ loi⁵⁵ ʃaŋ²¹ ʃit³²

飯和菜都涼了，熱一熱再吃吧。

(25)我乜毋知，阿爸喊我燒火，哪知一燒就恁多煙，敢怕係禾稈溼掉了。

我也不知道，爸叫我起火，哪知一燒就起這麼多煙，可能是稻稈溼溼的吧。(《一日一句客家話》)

(26)佢食掉兩碗板條了。

ki⁵⁵ ʃit³² thet⁵⁻³² lion³⁵ von³⁵ pan³⁵⁻³³ thiau⁵⁵ le⁵³

他已經吃了兩碗板條了。

¹⁹ 完成體表示事態發生在參照點之前而且其事態與參照點有關聯性 (Bybee 等 1994: 54)。

²⁰ 其他客語也有這種格式，如福建連城客語：做撇三張桌呢。(做了三張桌子了。)(項夢冰 1997: 176)。「撇」是 THET 類，「呢」是表實現的標記。

4. 無體貌標記

海陸客語有不帶「 $t^h e t^5$ 」、「 $l e^{53}$ 」等標記而表完整的句子。這種句子具有外在於動詞的顯性界限（endpoint），所表示的事態都有界限。部分事態可分類為不變化性完結類。換言之，即句子整體表示完整體。²¹

(27)我翕一張相。

$\eta a i^{55} \text{ hip}^{5-32} \text{ ʒit}^{32} \text{ f} \text{ ɔ} \eta^{53} \text{ sio} \eta^{21}$

我照了一張相。

(28)我打爛一隻碗。 cf. 例句(10)

$\eta a i^{55} \text{ ta}^{35-33} \text{ lan}^{33} \text{ ʒit}^{5-32} \text{ f} \text{ ak}^5 \text{ von}^{35}$

我打破了一個碗。

(29)講一遍，又講加一遍。

$k o \eta^{35-33} \text{ ʒit}^{5-32} \text{ pi} \eta^{21}, \text{ ʒiu}^{55/35} \text{ k o} \eta^{35-33} \text{ ka}^{53} \text{ ʒit}^{5-32} \text{ pi} \eta^{21}$

說了一遍，又說了一遍。

(30)佢食兩碗板條。

$k i^{55} \text{ f} \text{ it}^{32} \text{ li} o \eta^{35} \text{ von}^{35} \text{ pa} \eta^{35-33} \text{ thiau}^{55}$

他吃了兩碗板條。

(31)我國語學三年。²²

$\eta a i^{55} \text{ ku} \text{ et}^{32} \text{ ɲi}^{53} \text{ ho} \text{ k}^{32} \text{ sa} \text{ m}^{53} \text{ ɲi} \eta^{55}$

我國語學了三年。

(32)……趨甥佇這坵田趨到該坵田，繞一大圈，結果還係無捉到。

……追青蛙從這畝田追到那畝田，繞了一大圈，結果還是沒追到。（《一日一句客家話》）

(33)我想想，還係決定唔去。

$\eta a i^{55} \text{ sio} \eta^{35-33} \text{ sio} \eta^{35}, \text{ ha} \eta^{55} \text{ he}^{21} \text{ ke} \text{ t}^{5-32} \text{ th} \text{ in}^{33} \text{ m}^{55} \text{ hi}^{21}$

我想了想，還是決定不去。

²¹ 戴耀晶（1997: 4）指出「體意義的承載單位是句子，動詞只有在句子中才能體現出體意義，句子中的每個要素都可以對體意義發生影響」。

²² 例句(30)和(38)是黃正勇先生（新竹縣新埔人）所賜教的。

(34)佢借我十個銀。

ki⁵⁵ tsia²¹ ŋai⁵⁵ ʃip³² kai²¹ ŋiun⁵⁵

他借了我十塊錢。

(35)□(這)件事情使到我愁。

lia⁵⁵ k^hen³³ si³³ t^hin⁵⁵ si³⁵⁻³³ to²¹ ŋai⁵⁵ seu⁵⁵

這件事情使我傷透了腦筋。

(36)阿達仔，聽講汝買間當靚个屋，真實个抑假个？

阿達，聽說你買了間很漂亮的房子，真的還假的？（《一日一句客家話》）

這些句子所表示的事態都是具有界限的。這種界限是外在於動詞的。換句話說，動詞之外有界限的標記。例句(27)~(32)都有數量成份。有量的規定的事態是不可分割的，因此這種事態只有一個界限（劉綺紋 2006: 50）。²³ 例句(33)有動詞重疊。動詞重疊表短時體，意味著該事態在短時間內完畢，就自然有界限。例句(34)(35)都有動作的終點（goal）。這個終點也算是界限。(34)的終點應該是「我」（事態是「他借給我」的話）、例句(35)是致使句，「愁（傷腦筋）」這個狀態是事態結果，就是終點。例句(36)看起來沒有明顯的界限，但是這個句子擁有量詞「間」。雖然數詞被省略掉，也可以說有量的規定。因此例句(36)的事態也有界限。

有些句子也可以加上「t^het⁵」（參看例句(10)和(28)）。如上所述，「t^het⁵」具有「徹底完畢」義。加上「t^het⁵」之後，動作對象受到的影響應該更徹底。

完整體敘述連續的個別事態（Bybee 等 1994: 54）。無體標記句也能有這種功能，如：例句(37)。這個句子可分為四個分句。²⁴ 除第一個分句外，都有數量成份。第一個分句沒有數量成份而有表結果的成份「好 ho³⁵」。

(37)我食夜食好，□(溜達)一下，後來轉來睡一下，發一隻夢。

ŋai⁵⁵ ʃit³² ʒa³³ ʃit³² ho³⁵, lau⁵³ ʒit⁵⁻³² ha³³, heu³³ loi⁵⁵ ʃon³⁵ loi⁵⁵ ʃoi³³ ʒit⁵⁻³²
ha³³, pot⁵⁻³² ʒit³² ʃak⁵ muŋ³³

我吃了晚飯，溜躑了一會兒，後來回來就睡下了，做了個夢。

如果沒有動詞之外的界限而要表示完整系列體貌，就要在句末加上「le⁵³」，如：

²³ 就例句(28)而言，結果補語「爛」是動作的結果狀態，也應該承擔完整系列體貌。但是可能沒有如例句(10)那樣的貫徹性。

²⁴ 把「後來轉來」當作另一個分句的話，就有五個分句。

(38) a. 你(有)食飯冇？

ŋi⁵⁵ (ziu⁵³) ʃit³² p^hon³³ maŋ⁵⁵

你吃飯了嗎？

b. (有)食了。

(ziu⁵³) ʃit³² le⁵³

吃了。

(39) a. 我翕相了。

ŋai⁵⁵ hip⁵⁻³² sioŋ²¹ le⁵³

我照(了)相了。

b. 我翕一張相。

ŋai⁵⁵ hip⁵⁻³² ʒit³² ʃoŋ⁵³ sioŋ²¹

我照了一張相。

例句(38)的「食」是活動類，本身沒有界限。例句(39)的「翕相」本身應該是具有界限的，但是如上所示，「翕相」不能單獨表完整系列體貌。要表完整需要量的規定（例句(39)b）或「le⁵³」。因此可以說，無專職標記而要表完整系列體貌的話，動詞之外至少應該有一個表界限的成份。但是「le⁵³」是完成體標記，所以加上「le⁵³」以後，這些句子應該與參照點發生關係。嚴格地說，這些句子表示的體貌與無標記句所表示的體貌已經不相同了。

總而言之，沒有專職體貌標記的時候，只要句子所表示的事態有界限，句子本身就會被認為表示完整體²⁵。也就是說，海陸客語具有不用專職體貌標記而表現完整的方式²⁶。

這種無動後體貌標記的現象在筆者所了解的其他客語當中也十分罕見。或許這種現象雖然廣泛存在，但很少被學者們注意到，結果沒有記錄到調查報告裡面去。總之，其他客語的情況，根據種種調查報告可以說大部分都用某種動後成份來表示完整系列體貌，如：

²⁵ 有指代詞的句子不被認為是動作完成，如：「佢食□(那) (kai⁵⁵) 碗板條。」動作完成與否未定。

²⁶ 當然不能排除語境的影響，如：例句(29)的後半保證了前半的動作完成。再如：例句(28)，一般說來，這個句子說出來時事情已經發生。除此之外，還有無標記的句子是否表示未然事態的問題。如例句(31)，如果要說規定上、習慣上或未來「學三年國語」的話，應該加上情態動詞「愛 oi²¹」，如：愛學三年個國語。(要學三年的國語)。

- 廣東梅縣（林立芳 1996: 36） V+欸(e²²)(+NP)²⁷
 (40)佢食{欸/撇²⁸}三碗飯。(他吃了三碗飯²⁹。)
- 廣東大埔（何耿鏞 1993: 8） V+了(lie) +NP
 (41)食了夜。(吃了晚飯。)
- 福建連城³⁰（項夢冰 1997） V+了(luə⁵¹)(+NP)
 (42)我食了飯呢，尔食曾³⁵曾？。(我吃了飯了，你吃了嗎？)
 V+撇(p^hie³⁵)(+NP)
 (43)劇撇三枝竹。(砍掉了三根毛竹。)
- 湖南酃縣（周定一 1988: 222） V+哩(li²¹)(+NP)³¹
 (44)佢買哩一雙鞋。(他買了一雙鞋。)

在其他南方漢語當中也有部分語言具有不帶動後的體貌標記而表示動作完成的例子，如：

- 廣西三江六甲話（遠藤 2005）
 (45)講一會，又一會。(說了一遍，又說了一遍。) cf. 例句(27)
 (46)他吃□(飯 :man²⁴)了，你吃□(飯 :man²⁴)□(沒有 :nan³⁴³)吃？(他吃了飯了，你吃了飯沒有呢？)

- 福建福州（林璋等 2002）
 (47)邊三日雨了。(下了三天雨了。)

這些例句所表示的事態也都有界限（endpoint）。例句(45)和(47)有量的規定，例句(46)有句末「了」。

綜上所述，客語等南方漢語的動後完整體標記不如北方漢語那麼發達³²，有的時候不用體貌標記而句中的界限自然表示該句子的完整體。

²⁷ Hashimoto（1973）也有同樣的記載。

²⁸ 梅縣客語的「撇」也還保留著實詞義（林立芳 1996: 38）。

²⁹ 原文為「我吃了三碗飯」。「我」應該是「他」。

³⁰ 連城客語的兩個標記「了」和「撇」都不是專職體貌標記。「了」大致等於「完」，「撇」大致等於「掉」（項夢冰 1997: 167）。

³¹ 除此之外，還有動後成份「嘿 het²²」。這個「嘿」與海陸客語的「t^het⁵」相同，保留著實詞意義。

³² Chappell（1992）指出閩南語動後標記不發達而動前標記發達。

5. 小結

海陸客語有三種表完整體的方式：一是用動後成份「 $t^{h}et^{5}$ 」(完結體)；一是用句末成份「 le^{53} 」(完成體)；一是無專職標記(完整體)。「 le^{53} 」與「 $t^{h}et^{5}$ 」相比，前者已成為十分語法化的體貌標記(兼情態標記)，而後者是語法化程度相對低的動相詞。就海陸客語的動後完整系列體貌標記而言，「 $t^{h}et^{5}$ 」等表動作結束或實現的標記都保留著實詞義，而動後的非完整體(持續體)標記(「 nen^{35} 」)則很發達，幾乎和標準華語的「著」相對應(遠藤 2007)。由此可見，海陸客語的完整體和非完整體的發展是不平衡的。

這次因時間上的限制，未能深入調查分析海陸客語的完整系列體貌。尤其是包括賓語的性質在內的句子，整體的意義還需要斟酌。此後擬再繼續研究此項問題。

引用文獻

-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ppell, Hilary. 1992. Towards a typology of aspect in Sinitic languages.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 67-106.
- Hashimoto, Mantaro J. 1973. *The Hakka Dialect: A Linguistic Study of Its Phonology, Syntax and Lexic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江敏華. 2007. 《客語體貌系統研究》(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林立芳. 1996. 〈梅縣方言動詞的體〉, 張雙慶主編《中國東南部方言比較研究叢書(2): 動詞的體》, 34-47。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
- 林璋、佐佐木勳人、徐萍飛. 2002. 《東南方言比較文法研究》。東京: 好文。
- 何耿鏞. 1993. 《客家方言語法研究》。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
- 周定一. 1988. 〈鄞縣客家話的語法特點〉, 《中國語言學報》, 3: 217-229。
- 房子欽. 2008. 〈從兩本客語新約聖經看客語「著」字的語法化演變〉, 《第八屆國際客方言研討會會前論文集》, 251-268。桃園: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客家語文研究所。

- 徐兆泉(編著). 2001. 《臺灣客家話辭典》。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 連金發. 1995. 〈臺灣閩南語完結時相詞試論〉，曹逢甫、蔡美慧編《臺灣閩南語論文集》第一集，121-140。台北：文鶴出版社。
- 項夢冰. 1997. 《連城客家話語法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遠藤雅裕. 2005. 〈廣西三江六甲話的老年層音系與語法例句簡介〉，《中國語學研究 開篇》，24: 258-271。
- _____ . 2007. 〈漢語東南方言的非完整體標記－以台灣客語海陸方言為中心－〉，《人文研紀要》，60: 155-170。
- 楊時逢. 1957. 《臺灣桃園客家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二十二。台北：中央研究院。
- 葉瑞娟. 2004. 〈客語中與時貌相關的兩個語詞〉，《臺灣語文研究》，2: 265-283。
- 劉丹青. 1996. 〈東南方言的體貌標記〉，張雙慶主編《中國東南部方言比較研究叢書(2)：動詞的體》，9-33。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劉楨文化工作室編. 2000. 《一日一句客家話：客家老古人言》。台北：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 劉綺紋. 2006. 《中国語アスペクトとモダリティ》。大阪：大阪大学出版社。
- 鍾榮富. 2004. 《臺灣客家語音導論》。台北：五南出版社。
- 戴耀晶. 1997. 《現代漢語時體系統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 羅肇錦. 1988. 《客語語法》。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遠藤雅裕

日本 中央大學

yuanteng@tamacc.chuo-u.ac.jp

The Perfective Aspect in Hǎilù Hakka in Taiwan

Masahiro ENDO

Chuo Universit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Hǎilù Hakka expresses the perfective aspect. There are two main ways to realize the perfective aspect. The first uses aspect markers, and the second does not use any markers at all. At present there are at least two markers of the perfective aspect in this language. One is $t^h e t^5$, and the other is le^{53} . $t^h e t^5$ is a completive aspect marker which follows the predicate and which represents the completion or realization of an action. This marker has not been fully grammaticalized, because it still retains contentive meaning as with the example of ‘vanish’. le^{53} is an anterior aspect marker that also acts as a kind of modality marker, similar to *le* in standard Mandarin Chinese, and is located at the end of the sentence. The perfective aspect in a sentence can also be represented without any specific aspect marker. This style however needs a kind of endpoint, such as numerical expressions or other types of complemen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perfective aspect.

Key words: Hailu Hakka, perfective aspect, endpoint